

转载需注明出处

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2007年第5期

好莱坞科幻电影主题分析[1]

江晓原

(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, 上海 200030)

摘要: 本文对好莱坞科幻电影进行主题分析, 所得七大主题可以涵盖绝大部分西方科幻电影。在此基础上, 进而分析了这些主题所依据的科学思想资源, 并简要论述了一些最重要的影片所讨论问题的思想价值。本文认为, 科幻电影正在对公众发生着重大影响, 因而也就很有可能对科学产生影响。

关键词: 星际文明 时空旅行 机器人 生物工程 专制社会 生存环境 超自然能力

引言

如果我们不把幻想电影当作“科普”的一种形式——如果这些电影实际上具有这种功能, 当然也很好——那么我们就未必为影片中“科学”与“幻想”之间的关系而忧心忡忡。比如, 我们不必计较这两者在一部影片中的比例, 也不必计较一部影片主要是依据“科学”还是依据“幻想”来立论, 更不能将科学与幻想的关系看成“真与假的关系”。

讨论科幻电影, 按理说也应该考虑美国之外的国家的出品, 但是, 如果我们只以美国电影作为样本, 问题也不大, 因为一百年来, 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幻想电影, 绝大部分出自美国。这可以从某些统计数据中得到有力支持: 例如《彩图科幻百科》一书中介绍了1897—1994年间17个国家共443部科幻电影(实际上包括了魔幻或灵异), 其中美国出品独占292部, 即2/3的此类电影出自美国。[2]

好莱坞出品的幻想电影, 初看起来主题多种多样, 但如果仔细将它们分类, 则基本上可用七大主题来容纳其中的绝大部分作品。据本人对数百部好莱坞幻想电影观看和思考的结果, 认为可以归纳出如下七种主题:

一、星际文明; 二、时空旅行; 三、机器人; 四、生物工程; 五、专制社会; 六、生存环境; 七、超自然能力。

本文将结合若干部较有代表性的影片, 依次略论上述七大主题之表现方式及其背后的科学思想资源。

一、星际文明——对未来世界的展望, 对外部世界的想象

幻想影片的价值, 主要在娱乐和思想两方面。从对人类文化的长远贡献来说, 当然是影片的思想价值更重要。也就是说, 看作品能不能促使读者思考一些问题, 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日常语境中很少会去思考、或不便展开思考的, 而幻想电影能够让某些假想的故事成立, 这些故事框架就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思考空间(这方面小说有时能做得更好些)。

按照上述标准, 则七大主题中的“星际文明”, 总的来说恰恰是最缺乏思想价值的。因为这类影片, 说到底, 只是将人类历史上的征服、扩张等王朝兴衰故事, 换到未来(或遥远的过去)的星际背景中搬演一遍而已。当然影片中会有眩人耳目的奇怪生物、航天器、新式武器, 可以有种种奇情异想的发明和设备, 也会有宏大的战争场面, 等等。在美国最负盛名的两大幻想电影系列, 《星球大战》(Star Wars)和《星际迷航》(Star Trek), 就是这种主题的代表。

科学文化

科学技术史

科学哲学

科技与社会

科技中国

科技政策

科学人物

专题

读书评论

《星球大战》从1977年开始第一部，大获成功，此后继续拍摄。按照故事的完整结构应该是如下顺序：

I：《幽灵的威胁》（*The Phantom Menace*, 1999）；II：《克隆人的进攻》（*Attack of Clones*, 2001）；III：《西斯的复仇》（*Revenge of the Sith*, 2005）；IV：《新希望》（*A New Hope*, 1977）；V：《帝国反击战》（*The Empire Strikes Back*, 1980）；VI：《武士归来》（*Return of Jedi*, 1983）。

《星际迷航》从1979年正式上映第一部，与两年前的《星球大战》第一部相比，无论是故事架构还是视听特效，都实在是平庸之至。然而《星际迷航》已经拍了10集，所拥有的庞大“粉丝”群体却也与《星球大战》不相上下。已经有两代美国人，是看着这两大幻想电影系列长大的。

类似的著名影片还有《沙丘魔堡》（*Children of Dune*）系列，纯粹就是一个王朝几代人的恩怨故事；《星际传奇》（*Pitch Black*）系列，一个中世纪骑士故事的科幻版（尤其是第二集），等等。

不过，在“星际文明”的主题下，偶尔也会出现稍有思想深度的作品，例如《火星任务》（*Mission to Mars*, 2000）。影片借一位火星人之口，讲述了一部火星和地球的文明史纲要：火星上的高等智慧生物曾经发展了极为高级的文明，火星入早已经借助大规模的恒星际航行，迁徙到了一个遥远的星系。这个故事发生于数亿年之前，当火星入离开太阳系时，它们向地球播种了生命——也就是说，现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，都来自火星。其实，关于火星入曾有高度文明的猜测，已经持续几个世纪，出版了大量有关的书籍，不过这种猜测至今尚未找到确切的证据。

星际文明主题的另一个重要方向，是关于外星人来到地球，与地球人发生接触的种种故事。这一方向至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，沿着这一方向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影片。

1898年威尔斯（H. G. Wells）的小说《星际战争》（*The War of the Worlds*, 中译名有《大战火星入》等）可算最早的版本之一，小说描述火星入入侵地球，锐不可挡，要不是它们最后意外地死于地球上的细菌，地球被征服已经无可避免。小说后来被搬上了银幕，但因年代较早（1953），手法老旧，今天看来已经缺乏吸引力（2005年重拍的《世界大战》也非常令人失望）。再往后，假想外星文明攻击人类、入侵地球的幻想电影层出不穷，比如《独立日》（*Independence Day*, 1996，中文名有时译作《天煞》）之类，那就场面浩大，气势恢宏了。

关于UFO，自然也是幻想影片不可能错过的题材。这方面最有代表性、也是最为集大成的，当数斯皮尔伯格“梦工厂”的出品《劫持》（*Taken*, 2002，还有同名小说）。《劫持》10集长达20小时，以史诗般的叙事手法，讲述了美国三个家庭在半个世纪里四代人之间、以及他们与来到地球的某种外星人之间的恩怨。影片故事中的人物，甚至有人类与外星人的混血儿。斯皮尔伯格关注这一主题已经很有些年头了，比如1977年的《第三类接触》（*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*）、1982年著名的《外星人》（*E. T.*）等等。

还有始于1960年的使用无线电等科技手段搜索外星文明信息的活动，现在通常被称为SETI（Search for Extra-Terrestrial Intelligence，即“地外文明探索”）。现实中的SETI活动虽然至今未能获得科学意义上的结果，但这并不妨碍电影编剧和导演们借此编故事。美国天文学家萨根（Carl Sagan）以SETI为主题的科幻小说《接触》（*Contact*），在签约时就被预定拍成电影，但影片《接触》（中译名又作《超时空接触》）直到1997年才终于上映，不幸的是萨根已经在半年前撒手人寰，他最终未能看到自己编剧的电影上映。

可以归入星际文明这一大类的影片还有《第五元素》（*The Fifth Element*, 1997）、《星门》（*Star Gate*, 1994）、《最终幻想》（*Final Fantasy*, 2001）等等。

二、时空旅行——回到过去能不能改变历史？

尽管时空旅行经常与星际文明联系在一起，但时空旅行的主题明显比后者具有更丰富的思想价值，也有着更强烈的科学色彩。

1895年，威尔斯出版了科幻小说《时间机器》（*The Time Machine*），想象利用“时间机器”在未来世界（公元802701年）的历险。此时距相对论问世还有10年。而正是相对论，使得“时间机器”从纯粹的幻想变成了有一点理论依据的事情。

相对论表明，一个人如果高速运动着，时间对他来说就会变慢；如果他的运动速度趋近于光速，时间对他来说就会趋近于停滞——以光速运行就可以永生。那么再进一步，如果运动的速度超过光速（尽管相对论假定这是不可能的），推论表明，时间就会倒转，人就能够回到过去——这就有点像Wells的时间机器了。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的推论是如此，事实上人类至今所能做到的最快的旅行，其速度也远远小于光速。

如果人能够回到过去，就会对常识构成挑战，在理论上产生一个严重问题。将这个问题展示得最为生动的电影，当数《未来战士》（又译《终结者》）系列（*Terminator*, 1984, 1991, 2004）。

本来在我们的常识中，因果律是天经地义的——任何事情有因才会有果，原因只能发生在前，结果必然产生于后。但是一旦人可以回到过去，因果律就要受到严峻挑战。比如，在影片《未来战士》中，约翰可以派遣自己的属下回到过去，这位属下还成了他的父亲，这岂不是说，约翰的出生是约翰自己后来安排的？又如，杀手是“天网”在公元2029年派回来的，可是按照影片第二部的故事，“天网”已经在研发成功的前夕被彻底摧毁，后来又怎么会有“天网”存在？它又怎能派遣杀手呢？这样的问题，在物理学上被称为“佯谬”，物理学家早就讨论过。

“回到过去”改变历史，已经成为科幻电影中最重要灵感源泉之一。比如《星门》、《12猴子》（*12 Monkeys*, 1995）等等，都有这类情节。至于那种简单利用“时间机器”一会儿跑到未来一会儿回到过去，就比较初级了。而在《12猴子》中，回到过去的主人公最终死于警察的乱枪之下，未能制止人类未来的那场惊天浩劫。这个悲剧的结果虽不能伸张正义，却维护了因果律，避免了《未来战士》中光明结局所带来的悖论。这里可以特别提到20世纪80年代斯皮尔伯格的《回到未来》系列（*Back to the Future*, 1985, 1989, 1990），以充满戏剧性的情节，反复展现了在时空旅行中如何“改变历史”。

关于改变历史，还可以提到近年的影片《蝴蝶效应》（*Butterfly Effect*, 2004），影片中的男主角伊万，多次返回过去，试图改善他当下的生活，但总是事与愿违，他的所作所为，只能再次导致现实世界中他生活的灾难。于是反反复复，他奔波于日益混乱的过去与现实之间，最终决定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并且自杀，这样他就彻底放弃了生活和自我。

在以时空旅行思想资源的幻想影片中，《未来战士》系列突出了对因果律的困惑和挑战，而《回到未来》、《蝴蝶效应》等则着重在“改变历史”上做文章。影片《超人》（*Superman*）中也有类似的情节（让时间回到女友惨死之前）。其实影片《疾走罗拉》（*Run, Lola Run*, 1998）中的三种结局，也是让历史重演三次，直到令人满意为止，这和《超人》中的上述情节是类似的，只是没有采用时空旅行的幻想形式而已。

能够从理论上解决时空旅行的因果律问题的，是所谓“多世界”（“平行宇宙”，parallel universes）理论。这一理论认为，在时空旅行中，有可能产生新的平行世界。埃沃莱特（Everett）1957年在《现代物理评论》发表了关于多重宇宙的构想。他认为，在量子力学中，每当一次测量完成，则诸多可能的结果之一呈现为真正的实在，其余可能的结果不能呈现，但是它们并非不存在，而是在另外的宇宙中继续存在。[3]据此构想，可能的平行的宇宙必有无穷多个。物理学家对此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表达如下：

也许所有的世界历史都是真实的。……如果“多世界”理论是正确的，那么早就存在了另外一个平行的宇宙，……因为所有可能的宇宙都是存在的。[4]

也就是说，每次回到过去所做的改变历史的行动，都可能产生出一个新的世界。这种高度抽象的“多世界”理论，居然也被幻想影片引入，并试图给出图解——在《回到未来》中，博士向马蒂解释“多世界”理论时，在黑板上画的示意图，竟和霍金《时间简史》中所用的图几乎一模一样！[5]

一部分物理学家认为，回到过去的个人行为根本不可能改变历史。至于为什么会如此，目前物理学家并未给出完善的解释，他们只是坚信“物理学定律会阻止”时空旅行者改变历史。[6]霍金也倾向这种观点，他认为改变历史的概率“小于 10^{-60} ”。[7]

三、机器人——它们和人类的区别，它们会不会统治世界？

机器人是幻想影片中很老的主题，最初只是展示机器人如何为人类服务，直到《星球大战》中那两个著名的机器人，就还是在这样的初级境界中。而在这一主题上的进一步思考，则至少有如下三个重要方面：1、机器人是否应该或怎样才能得到人权？2、机器人和人类的界限到底在哪里？3、机器人最终会不会控制世界、统治人类？在同一部影片中，这些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。

影片《机械公敌》（*I, Robot*, 2004）可以算一部有科学和文化内涵的电影。影片的故事最初来自杰夫·温塔（Jaff Vintar）的剧本，但是片名却取自阿西莫夫（Isaac Asimov）的同名科幻小说。《我，机器人》是阿西莫夫科幻小说中一个重要系列，著名的“机器人三定律”也是在这里提出的。影片开头，特意在浩瀚星空的背景下，展示了这三条定律的文本（也许是暗示这三条定律对整个宇宙都有意义？）。

影片涉及了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：所谓“人”的资格，究竟是靠什么获得的？答案只能有两个：一、靠物种的划分获得——生下来是人就是人，那怕是白痴也有基本人权，也比任何别的动物高贵；二、靠文化的程度获得——掌握了人类的文化，就可以跻身人类之列。

第一种答案，深究下去就会有问题。幻想影片《X战警》（*X Men*, 2000）就提出了这个问题：如果有一种物种，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智能和体能，甚至超过人类，但是它们长得和人类不一样（比如，长着尾巴，或者有收放自如的钢铁利爪，等等），人类愿不愿意和它们分享这个世界（这里的意思是指像对待同类那样对待它们）？影片中的故事和常识都告诉我们，这是很难的。

但是，如果追问下去，就会面临理论上的困难：人类为什么不愿意和它们分享世界？难道就因为它们长得和人类不一样吗？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这条古训的依据究竟在哪里呢？如果只因为长得不一样，那说到底，什么物种的身体不都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吗？在这个层次上大家不都是同一个“族类”？不都是同一个“物种”？有什么分别？

第二种答案，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，其实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一旦机器人也掌握了人类的文化，那它们为什么不能获得人权？比如影片《人工智能》（*Artificial Intelligence, A. I.*, 2001）中的那个小男孩，他（它）那么善良，那么可爱，难道不能获得人权吗？

《变人》（*Bicentennial Man*）是1999年一部不太引人注目的幻想影片，但是其中的思想资源，作为一部电影来说，却应该算是非常丰富的了。影片中最深刻的问题是——生命和非生命，现在到底还有没有界限？原初版本的机器人安德鲁，确实只是一件家用电器，但是随着它的不断升级，现在它已经完全是一个“人”了！

在影片《变人》的幻想中，只要技术进步到足够的高度，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传统界限，确实是可以打破的。这使人联想起影片《人工智能》中，未来世界已经没有人，只有人工智能，在他们（它们）的知识中，“真的人类”是一个遥远的奇迹。那么“真的人类”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人类，有没有可能已经是另一种人工智能了？所以我们对“生命”和“人”的定义都是有局限的。

机器人最终会不会控制世界、统治人类？这也是幻想电影乐意探讨的问题。著名的影片《2001太空奥德赛》（*2001: A Space Odyssey*, 1968）和《黑客帝国》（*Matrix*, 1999, 2001, 2003）系列，都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。特别是《黑客帝国》，因为有一定的哲学思考，常为视为“好看而难懂”。

《黑客帝国》的故事背景，设为公元22世纪，那时地球已经由机器人统治，而人类则以自己的肉体为机器人提供能量；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机器人安排好的巨大的虚拟世界Matrix之中，人类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只有一小部分人，因为特殊的机缘，认识到了事情的真相，决心反抗。初看似乎该片的主题，就是“人类反抗机器人统治”，然而在影片第二部的结尾处，安排了尼奥和Matrix的设计者之间一段玄奥的对话，设计者告诉尼奥，事实上就连锡安基地乃至尼奥本身，都是设计好的程序，目的是帮助Matrix完善自身！这样一来，看第一部得到的认识就被彻底推翻了。现在，真实世界究竟还有没有？它在哪里（如果锡安也只是程序，那么真实世界在这三部电影中就从来没有出现过）？人是什么——是由机器孵化出来的那些作为程序载体的肉身，还是那些程序本身？什么叫真实，什么叫虚拟？……所有这些问题，全都没有答案了。

四、生物工程——人类不能狂妄自大

生物学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学问，比物理学危险得多。自从基因改造、克隆人等等概念出现以后，许多电影从中获取思想资源，而对滥用生物技术的忧虑，则成为大部分影片的主基调。其中四部《异形》（*Alien*, 1979, 1986, 1992, 1997），已经成为科幻电影的一个经典系列；还有非常著名的影片《侏罗纪公园》（*Jurassic Park*）系列，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思想倾向，都与《异形》异曲同工。

在《异形》系列中，公司代表了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的盲目自信。在公司看来，科学研究当然是没有禁区的，他们相信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足以搞定一切事情，所以总想将异形弄回来研究。然而事实上每次局面都失控了，最后只能依靠女英雄芮普莉舍身救世人。

而女英雄芮普莉，恰恰是主张科学研究应该有禁区，主张人类应该敬畏大自然的。她每次都劝阻公司或她的同伴，不要去招惹神秘的外星生物，不要去“研究”异形——异形既然比人类更强大，智慧更高，“研究”一词听上去也就只是狂妄自大而已。但是她身边的男性们没有一个听得进她的逆耳忠言。事实上，在现实世界中，男性更容易有类似的“技术万能”的思维方式，结果技术上的成功往往只是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失败。

除了《异形》、《侏罗纪公园》等，还有不少幻想影片以生物方面的问题为思想资源，比如《异种》（*Species*, 1995）系列（人类与外星人的混血儿）、《变种》（*Relic*, 1997，激素滥用使人变成动物）、《第六日》（*The Sixth Day*, 2002，非法克隆人）等等。较为独特的有《千钧一发》（*Gattaca*, 1997），专讲未来世界的基因歧视，思想比较超前。而《暗天使》（*Dark Angel*, 2000）、《生化危机之启示录》（*Resident Evil: Apocalypse*, 2002）和《宇宙战士》（*Universal Soldier*, 1992, 1999）系列，都以人体改造展开故事，则可以上溯到被视为“科幻文学之祖”的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（*Frankenstein*），据此拍摄幻想电影也一再尝试，比如1994年的《玛丽·雪莱的弗兰肯斯坦》（*Mary Shelley's Frankenstein*），2004年的《弗兰肯斯坦》（*Frankenstein*）等等。但在这个方向上，一般很难有多少思想深度。较好的是最近的《逃出克隆岛》（*The Island*, 2005），对克隆人的权利问题有所思考。

五、专制社会——西方思想中持久的恐惧

在近几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里，未来世界几乎没有光明，总是暗淡悲惨的。不是资源耗竭，就是惊天浩劫，要不就是未来社会的高度专制。描述专制社会的幻想影片，较有代表性的是《一九八四》（1984）。

奥威尔（G. Orwell）的小说《一九八四》作于1948年，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行（中译本也已出版多年）。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出品于1984年，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电影。故事中的1984年虽在今天已成过去，但是在奥威尔创作小说时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。影片中1984年的社会“大洋国”，是一个物质上贫困残破、精神上高度专制的社会。篡改历史是国家机构的日常任务，统治实际上是依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。次年问世的影片《巴西》（*Brazil*, 1985）与此异曲同工。

而在影片《撕裂的末日》（*Equilibrium*, 2002）中，未来社会的臣民被要求不能有感情，也不准对任何艺术品产生兴趣，为此需要每天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。如果有谁胆敢一天不服用上述药物，家人必会向政府告密，而不服用药物者必会遭到严惩。影片《罗根的逃亡》（*Logan's Run*, 1976）则描绘了一个怪诞而专制的未来社会，在这个社会中，物质生活已经高度丰富，但人人到了一个固定的年龄（还在青年时代！）就必须死去。罗根和他的女友千辛万苦逃出了这个封闭的城市，才知道原来人可以活到老年。

自从莫尔著《乌托邦》（*Utopia*）以来，类似的著作颇多，如培根的《新大西岛》，康帕内拉的《太阳城》，安德里亚的《基督城》、维拉斯的《塞瓦兰人的历史》、哈林顿的《大洋国》等等。大多是对理想社会

的设计和描绘，即“空想社会主义”。但是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中，又出现了被称为的“反乌托邦”作品。奥威尔的《一九八四》，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，和扎米亚京的《我们》，被称为“反乌托邦”的三部曲。上面提到的这些幻想影片，也都可以归入“反乌托邦”的范畴。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2006年的影片《V字仇杀队》（*V for Vendetta*）。

六、生存环境——对未来的忧虑

对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忧虑，也经常和对未来专制社会的忧虑纠缠在一起——他们的思考逻辑是：环境一旦恶化，资源极度短缺，必然导致专制社会的出现。但是还有一些可以算作“灾难片”的电影，实际上也是专门讨论环境恶化问题的，而且其中的科幻还相当“硬”，有相当的科学依据。近年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数《后天》（*The Day After Tomorrow*, 2004）。

电影不是科学讲座，进行艺术想象是编剧和导演的权力，科学家不能干涉。对于《后天》，科学家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反感。当然他们指出，影片中让灾变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（几天功夫）发生，是夸张了。或者说，《后天》将某种关于地球气候灾变的理论描述，在时间轴上急剧压缩，这样就对观众的心灵形成巨大震撼。事实上，如果那些灾变是在几千年、几百年，那怕几十年的时段内发生，很可能就不是什么灾变了——因为那样的话人类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和准备，并且也能够逐步适应环境的变化了。

《后天》上映后引起了轩然大波。首先它得到了科学界的重视——哪怕就是批评，也是重视。另一方面，环保运动人士当然从这部影片的热映中大受鼓舞，他们欣喜地看到，这部影片已经促使环保观念大大深入人心。

可以归入这一大类的重要影片还有《未来水世界》（*Water World*, 1995）、《深度撞击》（*Deep Impact*, 1997）、《绝世天劫》（*Armageddon*, 1998）等。其中《深度撞击》不仅有如何炸毁撞向地球的彗星这种较“硬”的科幻成分，还涉及了理性与伦理之间的两难问题：浩劫来临之前，已知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避难机会，那么这些机会给哪些人呢？这就使得影片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。

七、超自然能力——我们准备好了吗？

迈克尔·克莱顿（Michael Crichton）的科幻小说，许多都拍成了电影。著名的如《侏罗纪公园》、《失落的世界》（*The Lost World*）、《重返中世纪》（*Timeline*）等，皆有同名电影。克莱顿1987年出版的科幻小说《球》也有同名电影，中文片名译成《深海圆疑》（*Sphere*, 1998），则涉及了一个更为玄远的主题——今天，人类能不能“消受”某些超自然的能力？

太平洋的深海水下，发现了一艘来历不明的外星文明的宇宙飞船，飞船是在约300年前坠落在地球上的。美国军方和有关各方当然对此大感兴趣，“半个太平洋舰队”都集中到了这片海域。考察队进入飞船后，怪事频出：剧毒海蛇的袭击、莫名其妙的火灾、队员的谎言等等，考察队员们一个个死去，最后只幸存下来三个人，他们终于将怀疑的目光集中到了飞船中一件物体上——神秘的大球。那球没门没缝，没把手，没文字，只有表面上那闪烁不定的金色波纹，似乎暗示着它是有生命的。三位幸存者都曾经有意无意进入过这只神秘的大球，只是无意进入的似乎会忘记，有意进入的似乎想隐瞒。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进入过这只神秘的大球的人，就获得了一种超自然的能力——可以梦想成真！现在他们才知道，原来海蛇、火灾等等，都是他们心中的恐惧或梦境造成的。但是这种“梦想成真”是真实的——火灾真的能烧毁仪器设备，海蛇真的能咬死人！

所谓“超自然的能力”，也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概念。今天的科技奇迹，往往就是昨天幻想中的超自然能力；而今天地球人类心目中的某种超自然能力，可能就是昨天外星智慧生物的科技成就。克莱顿在《深海圆疑》中借神秘金球的故事，表明对某些未来可能的科技成就，今天的人类是无法消受的，因为我们还未准备好。

在这个主题上，还可以提到幻想影片《少数派报告》（*Minority Report*, 2002），这是一个未来世界的“诛心”故事。故事的场景被想象在公元2054年的华盛顿特区，在那里“谋杀”这种事情已经彻底消失——因为犯罪已经可以预知，而罪犯们在实施犯罪之前就会受到惩罚。司法部有专职的“预防犯罪小组”，负责侦破所有犯罪的动机。这一切由拥有超自然能力的“预测者”负责解析，然后构成定罪的证据。在这样的制度下，公众也就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了，因为一切言行都在有关机构的监控之中。

在某人实施犯罪之前，仅仅因为某些拥有超自然能力的人判定他思想上有犯罪动机，就对他进行制止和惩罚，这种做法虽然从理论上说不无道理，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只有实施了犯罪，才可以据此认定犯罪事实；而犯罪动机则是思想上的事情，没有事实可以被认定，因此就需要“预测者”之类的人或机器来“解读”，这种解读必然导致歧义、误读、武断……等等问题（有如《水浒》中黄文炳对宋江题在浔阳楼上的“反诗”的解读），据此定罪不可能是公正的。

另一种重要的超自然能力是“预知未来”。这个概念不仅是理论物理学上非常玄虚的一章，而且会导致深刻的哲学问题。预知未来与时空旅行、多世界等理论都有联系。简单地说，如果你能够到未来时空转一圈，那么一旦你回到现在，就自然成为一个知道未来的人，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先知或预言家。这不妨以吴宇森的影片《记忆裂痕》（*Paycheck*, 又译作《致命报酬》, 2003）为例。

影片中，电脑天才詹宁斯在工作中看到了未来——包括核灾难。他认为那台能预见未来的机器是邪恶的，他指控说：“预测就像创造了一个人人都逃不掉的瘟疫，不论预测什么事，我们就会让它发生。”例证是，万莱康公司的机器预测会有战争，总统（没有说是哪一国的）就决定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，结果战争就真的来了。所以詹宁斯断言：“如果让人们预见未来，那么他们就没有未来；去除了未知性，就等于拿走了希望。”

虽然好莱坞幻想影片中对超自然能力做正面描述的作品也有不少，比如《超人》之类，但这类作品一般都没有什么思想，而往往是探讨超自然能力带来的问题，才能为影片带来足够的思想深度。这方面影片《飞向太空》（*Solaris*, 2002）还有些意思，想象了人与已故亲人之间进行精神沟通的可能性。[8]

结 语

幻想电影当然不是科学，但是一方面，它们开发了科学的娱乐功能，使科学也能为公众的娱乐生活作出贡献；另一方面，它们也有自己的思想价值。科幻电影中想象的许多人类社会的前景，无疑对我们有着警示作用。

这些科幻影片的结尾处，当然会伸张正义，惩罚邪恶，但编剧和导演从来不向观众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。这么多的编剧和导演，来自不同的国家，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长，却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的高度一致，这对于崇尚多元化的西方文化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奇怪现象。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，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，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，至少可以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一种人文关怀吧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些幻想电影和小说无疑是科学文化传播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。

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，虽然不是科学家，通常也不被列入“懂科学的人”之列，但是他们那些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，正在对公众发生着重大影响，因而也就很有可能对科学产生影响——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也许现在已经发生了。[9]

（参 考 文 献）

[1] 本文所言之“科幻电影”，其实更确切的名称应该是“幻想电影”，范围较国内通常所说的“科幻电影”要更宽泛一些，这主要是因为，在西方，通常不将“科幻”单独划成一类，而是归入“幻想”这个大类中。事实上，要想把科幻与魔幻或灵异等内容明确分界，确实是不可能的。换句话说，所谓的Science Fiction，它的界限原本就是不明确的。所以《哈利·波特》、《指环王》可以和《星球大战》、《黑客帝国》归入同一个大类。而我们以往总是将“科幻”单独划出来，因为我们喜欢强调“科学”，而且还习惯于将科幻看成是“科普”的一部分——只是为了让“少年儿童喜闻乐见”，所以才采用一些幻想的形式。这些其实都是相当幼稚的想法。

[2] 笔者对（英）约翰·克卢特：《彩图科幻百科》（陈德民等译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2003）所作统计。

[3] *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*, Vol. 29, P. 454.

[4] 理查德·高特：《在爱因斯坦的时空旅行》，高军译，长春出版社，2003，23页。

[5] 史蒂芬·霍金：《时间简史》，许明贤等译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02，208页。

[6] 史蒂芬·霍金等：《时空的未来》，李泳译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05，65页。

[7] 史蒂芬·霍金等：《时空的未来》，87页。

[8] 同样是这个主题，影片《白噪音》（*White Noise*）显得在科幻上比较“硬”，好像在报导某种实验进展。

[9] 例如，2005年7月4日美国实施的“深度撞击”计划，从名称到实际内容，都是本文中提到的影片《深度撞击》故事中早就出现过的。参见江晓原：“幻想正在影响科学——在‘深度撞击’背后”，载2005年10月28日《新京报》。

（责任编辑 孟建伟）